

蔣方震著

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蔣方震著

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目次

緒言	一
第一章 幾個自然條件	三
第二章 幾段歷史事績	七
第三章 明治大帝	一〇
第四章 歐戰	一三
第五章 固有的裂痕	一七
第六章 軍人思想之變遷	二〇
第七章 政治	二五
第八章 財政經濟	二八

第九章	外交	三一
第十章	精神上的弱點	三五
第十一章	黃金時代過去了	三八
第十二章	結論 物與人	四一
	這本書的故事	四四

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緒言

世界上沒有像我那樣同情於日本人的

一羣偉大的戲角正在那裏表演一場比 Hamlet 更悲的悲劇；在旁觀者那得不替這悲劇的主人翁，下一滴同情之淚呢。

古代的悲劇是不可知的運命所註定的。現代的悲劇，是主人公性格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這個大悲劇，卻是兩者兼而有之。

日本陸軍的強，是世界少有的。海軍的強，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兩個強，加在一起，卻等於弱；這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說是性格的反映。

孔子作易終於「未濟」，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種中國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卻要自稱東方主人翁？

如今我像哥德批評

Hamlet

一般，來攷察目前這個悲劇的來源。

第一章 幾個自然條件

1. 情熱的人種 從日本人的習慣，諸如洗澡、衣服、飲食、居住來看，日本人種無疑地是從南方移去的。其間當然也有一部份從北方——中國山東與高麗的移民，但這並不是主流。所以北方的風格，在日本是看不見的。事實上，北方苦寒的生活，非日本人所能接受。北海道（Hokaido）為日本國國土，經過五十年的開拓。中國的東三省——滿洲二十年前，日本就想移民，五年來他可以自由移民。但統計數字的雄辯，確實告訴我們，日本這種移民企圖已經怎樣的失敗。日本人怎樣的不願到北方去。

2. 地理上的影響 這種南方情熱的人種，又受了地理上的影響。日本的氣候風景，真可以自豪為世界樂土。但牠缺少了國民教育上的兩種材料。日本自以為是東方的英國，但他缺少了倫敦的霧。（一）日本人要實行他的大陸政策，但他缺少了中國的黃河長江。（二）明

媚的風景——外界環境輪廓的明淨美麗，刺激了這個情熱人種的眼光，時時向外界注意。缺少了內省的能力，同時因為事事要注意，卻從複雜的環境中找不到一個重點。短急清淺的水流，又誘導他成了性急的矯激的容易入於悲觀的性格，地震、火山噴火，這些不可知的自然變動，也給予日本人一種陰影。

3. 魚 許多日本宣傳家的統計，常常侈言他人口如何激增，國土如何渺小。據說近衛(Kono-ye)見了霍斯上校(Colone House)後，霍斯就做了重行分配殖民地的文章。但他們的說明書上，卻隱藏了一件本國唯一的寶貝——即無限制的海上生活資源——魚。(他們因為國民生存上必要而發展出來的無限制的漁艇制海權，真可以代表現代的侵略政策。我們倒可以承認他正當的權利。)但是這個魚，又給了日本民族性格上一種影響。日本古代拿鯉魚來比武士，因為只有鯉魚受了刀傷乃至臨死也不會動。恐怕切腹(Harakiri)這個風俗，與吃魚有關係吧。因為魚非新鮮不可口，日本人吃魚便要把魚活活的宰死了吃，纔有風

味。日本人不懂中國孟子所說『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與『君子遠庖廚』的意義。所以他們的殘忍性，還保有島人吃人肉的遺傳。

4. 酒 世界各國的酒都是越陳越好，白蘭地一百年，紹興酒五十年，但日本的酒卻是要新鮮，越新越好。而大量飲酒在日本人卻認為豪傑的象徵。尤其陸海軍將領，對於酒都是經過長期奮鬥而升級。所謂『死且不懼，卮酒奚足辭。』

5. 音樂 假如你在月明之夜聽日本人的笛——尺八。假如你在黃昏時分聽日本農夫的民謠。假如你在燈紅酒綠中聽他們的三味線。你總能得到高亢激烈，與長聲哀怨的音色。外國人要學他，一定呼吸會轉不過來。在中國琴絃，因為過高而斷，是個不祥之兆。假如拿中國的琴來和日本的三味線琴絃一定會斷。

6. 花 「花是櫻花人是武士」多麼美呵！但牠的意義卻是印度悲觀主義的『無常』。因為櫻花當牠最美的時候，正是立刻就要凋謝的象徵。好像武士當牠最榮譽的時候，就是他效

命疆場的一剎那間。（勇敢是可讚美的，但太悲觀了呵。）

所以日本人在製造文字時代，節取中國文字，來做他的字母，就有了一首詩。
開首是『色香俱散，』結束是『人事無常。』

直譯的意義是：

『色與香都是要散的呵！』……「我們的人生誰能維持永久呢？」

註（1）霧鍛鍊了英人體格之強健與眼光之正確。

註（2）黃河長江養成中國人特有的氣度。

第二章 幾段歷史事績

1. 文字的創造 當中國固有文化正發達的時代——像秦漢時候——就有許多傳說；可徵爲與日本有交通。但當時日本尙不能接受文化，直到孔子降生一千年以後，隋唐時代即印度文化東輸，佛教在中國正是極盛的時代，才有大多數的日本人留學中國。所以印度文化與中國哲學混合的輸入日本。創造日本文字的，是一個有名的和尚，在中國受了精深的佛典教育。那時候如同水入空谷一般。幾個佛教大師，把他們的理論，風靡了全國。上逮皇室，下迄國民。

2. 武士道與大和魂 中國哲學到德川 (Tokugawa) 統一之後才被提倡而盛行。那時日本人所自豪的武士階級，已入於停頓時期。所以要知道武士道的源起，不能不對於佛教思想的輸入加以特別注意。假如從表面上看，武士道與歐洲中古時代的騎士，無大區別。他的

美德，是忠實勇敢，同情，樸儉，守禮節，——只有一件即對於女性觀念則與騎士不同，不是尊重，而是蹂躪。——但是日本人以為除此以外他另有歐洲人所沒有的『內在的精神』所謂

『大和魂』(Yamato Tamachi) 這個東西。

這個大和魂，不僅外國人不能捉摸，就是日本人也不能說明。據我看來 *His* 論美學會說到忘我的境界，這種容易導入於忘我境界的性格，恐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諦。而這一剎那間的異常境遇，是從佛教禪宗裏所謂『悟』所謂『空』而來的，但其中有厭世悲觀的色彩。

3. 武士的不道 武士的長處就是所謂『道』。但他的背面有一個陰影。按日本面積很小，在武士時代又分做幾百個小國。彼此毘連隣近。牠的首領隨時有被襲擊的可能。他對四面八方不能不十二分警戒。所以偵探術就特別的巧妙。幾百年來養成了一種間諜的天才。日本的高級社會，常常不自覺的喜用詐術。就是那時候養成的。其中兩個最有名的英雄。一是豐臣秀吉 一是德川家康 日本國民給他們的綽號，前者叫做『沐猴而冠』。後者

叫做『老狐狸』。日本人最喜歡讀這個時代的演義。在我看來，那些正是別有風味的偵探小說。

4. 西鄉隆盛 真正夠得上做日本精神美德的代表者有一個人。就是西鄉隆盛。但他模範地做了悲劇主角，因為他不失敗於他所反對的敵人，卻失敗於他所愛護的學生。日本有許多愛國者，究竟是否國家的幸福，不能不請運命之神來判斷了。

5. 兩個真正的日本指導者 真正從日本民族的發展看來，有兩個指導者，是值得尊敬的。一是從前的聖德太子。他奠定了日本的第一期文化，接受了佛教與中國哲學。一是現代的明治大帝，他創了日本的第二期文化，接受了歐洲的科學文明。

第三章 明治大帝

1. 本章的意義 明治大帝是值得另立一章的，因為現在這個巨大的強國，乃是她一個人苦心的成就。我特別要提出『苦心』兩個字，因為一隻船航行海上，最重要的是把舵者。有時要向左，有時要向右，一不小心，就會出亂子；未來等於一層濃霧，國家所走的路，又沒有詳細的海圖可循。其間既要天才，又要經驗，最重要的更是強固的意志力和謙抑的考慮。當明治大帝逝世的一日，倫敦泰晤士報（世界民族中懂得日本的首推英國）有一篇哀悼的文章，說日本國運自從這位大帝的經營以後恐怕已經到了富士山頂。我們希望以後不向下坡走！

2. 初期的苦痛——不對外即起內亂。性急的日本人，當他取消封建，統一行政，不到五年的光陰，就要向外發展；所謂征韓。主張這個政策的人，是唯一的軍人領袖，唯一的勤王元勳——

西鄉隆盛。政府議決了征韓，但是中途變卦。結果便發生內亂，這在日本人或許認為很不幸的，但大帝決心，寧忍內亂的痛苦，不願早開邊釁。

3. 民權與憲法 明治初年的政權爲南方薩長所獨占，長州薩摩爲主，土佐肥前副之，西南革命——西鄉隆盛所領導——失敗以後，所謂民間志士，以土肥爲中心，集中於提倡民權。政府雖一時下令壓迫，然而大帝決心，實行立憲，藉議會使國民與聞國政，排斥當時絕對的天皇神權論。

4. 對俄與對英 明治最信任的政治家伊藤，他是創造政友會的政黨首領，他不主張與俄國開釁，所以一九〇二年他旅行俄國時想與俄國得一妥協。伊藤的反對派——山縣軍人派——則主張對俄作戰。兩派爭持劇烈，經明治最後的決定，訂了英日同盟，伊藤的親信亦所不顧。

5. 忍辱講和 中日戰爭後的三國干涉，日俄戰爭後的無賠償講和，都是大多數愛國者所激烈

反對的。然而大帝兩次戰勝，卻取謙抑態度，很鎮定的給予肯深思熟慮的負責政治家，一個最大支持，並由英日同盟，而進展到日法協商日俄協定。

總之，事後看來好像日本的進展發達是很容易的。其實當時不斷的內爭——內政整理與對外發展，民權與王權，南進與北進，文治派與武力派，國粹派與洋化派，——如同一條大路一時向左，一時向右。而明治大帝卻能用他堅定的意志，聰明的先見，將方向把定。在歷史的事實上，日本人所謂皇室中心，只有這個時期是正確的。

第四章 歐戰

1. 緒言 美國軍艦的 礮，驚醒了東方一個新興國家。歐洲人的錢，又把這個新興國家引入了內，在多煩悶外界多誘惑的新悲觀世界。

2. 明治大帝的餘澤 大帝的意志雖然堅強，但喜歡採取臣下的意見。每逢國家大事，他總要召集所有信親的人，商量一番。這個商量，成了慣例。一般人就稱之爲元老會議。但法律上並無明文規定，完全是出於大帝的自動意志。大帝逝世後元老會議做了政治領導的中心。但是第一次就遇見了一個不幸。當時在伊藤指導下的文治派，因爲伊藤被刺而西園寺實爲領袖。在山縣指導下的軍人派則以桂太郎爲領袖。桂太郎因爲要聯俄之故到了聖彼得堡，又因天皇病重匆匆返國，半途就遇見山縣的特使，報告要請他做新天皇的輔弼大臣，專管天皇的起居教育等等，不入政治。但入宮不到二月，西園寺內閣就因爲不能擴充陸